

“迟到”的现代国家： 中亚内部划界问题追溯与分析^{*}

但 杨 潘志平

【内容提要】 中亚陆地边界分为四个演变历程：古代部落边界、沙俄殖民边界、苏联行政边界与现代主权边界。所谓“迟到”，即现代国家（民族国家）在18世纪欧洲发端之后，“边界”应当发挥的主权作用仅在中亚地区“继承”出五个单一民族加盟共和国，具有领土主权意义的边界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亚五个独立民族国家。苏联解体后，中亚版图被迫割裂，新独立国家面临区域族群集体身份升级为五个单一民族国家个体构建的实际问题，陆地边界冲突在中亚内部尤为明显，聚落于费尔干纳盆地内的三国六州争端频发。乐观来说，中亚局部边界冲突并未上升至国际层面，问题解决路径更侧重于“苏联行政边界”向“现代主权边界”的转型，以及部分边界边境管理制度的合理建立。20世纪末，五国领导人对现代国家构建的诉求上升，中亚民族国家在“迟到”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履行国际法进行划界谈判与合约勘界的现实做法，也可谓收之桑榆。

【关键词】 中亚 边界问题 陆地边界 现代国家

【作者简介】 但杨，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潘志平，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即与古代国家（诸如王国、土邦国或游牧行国）相对的现代国家，其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尔后普遍于世界。古代国家有疆无界，而现代国家之构建须依《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与相邻之国确定国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亚国家边界问题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影响研究”（19CGJ022）阶段性成果。

以此维护现代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自 19 世纪 30 年代开始,民族主义的出现将“民族”一词情感化,却并未赋予其明确定义,权力所有者将政治意图注入模糊不清的概念中;国家因“民族”而统一,也因“民族”而分离。1917 年,即将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已有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这种自治区的地理边界,由当地居民自己依照经济、生活习惯等条件来决定”^①。在后来的划界实践中,通过依据族群聚居成分确立“边界”,中亚地区建立了五个民族共和国,成为苏维埃治下的“行政区域”。70 年后,苏联解体导致中亚地区出现五个民族共和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一些人认为,民族国家已是过时的政治组织形式,甚至以为“民族国家时代”已经结束,但资深学者安东尼·D. 史密斯坚定地认为:“迄今为止,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得到国际承认的政治组织结构,如今只有正式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才被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团体接纳”,事实上,“自 1991 年以来至少有 18 个新的民族国家被视为‘后续的’民族国家”^②。所谓“后续的”,即相对于 19 世纪发端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是“迟到的”民族国家。

从地缘文化的角度分析,中亚地区作为连接古代文明的欧亚大陆腹地,自古以来具有部落迁徙、族群交融与激烈冲突的特性。世界仅有的“民族划界”将中亚国家困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瓶颈之中,明确划清陆界及边境地区管理成为中亚五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③。

一 相关文献综述

中亚边界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与疆界、中亚民族国家建设和当代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02 页。

② [英] 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1 ~ 123 页。

③ 需说明的是,中亚地区南部,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伊朗的边界,俄罗斯帝国早于 19 世纪 80 年代分别通过与英帝国、波斯国签订《俄罗斯阿富汗划界议定书》(Протокол об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границы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Афганистаном 1885 г.)、《阿哈尔条约》(Ахал-договор 1881г.) 所确定,至今相关当事国对此未产生异议。中亚地区东部,即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边界,由当时俄帝国与中国清政府签订一系列划界条约和议定书所确定,其中存在一些争议地区,中苏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毫无结果。苏联解体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进行“一对四”谈判,顺利解决边界问题,这些都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本文作者之一于 2019 年 8 月深入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地区的诸飞地实地考察,得到许多不亲临实地不可获取的知识和认识,在此基础上完成此文,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中亚现代国家划界问题研究等方面,有关文献综述如下。

民族国家疆界研究。可以说,民族国家发展得到了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大力推动。其中盖尔纳的说法最为经典:“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①。此即所谓的“一国一族”或“一族一国”说。美国总统威尔逊曾鼓吹“各国疆界应尽可能按照种族原则划分”的民族自决。但按此来说,世界版图上可能构建出成千上万个“国家”,这显然违背民族国家构建原则。恩格斯曾指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 nationalites……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 nationalites 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②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疆界概念”的基础上首次表述“族群疆界”与“国家疆界”的大致关系,同时清晰地指出以国族为内涵的 nation 与以血缘文化为内涵的族裔 nationalites 不容混淆^③。那么 nation 究竟是什么?拿破仑三世冒充“民族保卫者”时,其实际目的是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便于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④。将 nation 概念完全纳入现代国家边界构建的时间,实际正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取得胜利之日。列宁在带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人消灭俄国封建农奴官僚主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土地问题的解决与对“边疆”“边界”的认知有必然联系,提出“马克思关于贫困增长的言论也完全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边疆’,边疆一词既有地理上的含义,也有政治经济学上的含义”^⑤,并确定整个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是“边界问题对我们是次要的问题,而和平关系问题,善于对待每个民族内部生活条件发展的问题,则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问题”^⑥。民族定义置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具有极大反差的价值体现,随之而变的是能够决定国家统一与领土主权的“边界”。“世界各国开始普遍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 nation 一词。nation 意味着与全新的现代国家相联系,现代国家 nation-state 取代

①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②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1866年1月底~4月6日)(二),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5~186页。

③ Nationalites,当代常作“国籍”意,但恩格斯的语境,具体指的是克尔特人、马扎尔人、威尔士人,以及斯拉夫部落,即以血缘文化为纽带的族裔或族群。

④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26~527页。

⑤ 列宁:《书评:卡尔·考茨基〈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1899年11月下半月),载《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3页。

⑥ 列宁:《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1920年2月2日),载《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03页。

古典的王朝帝国、部族汗国，不能不是人类政治发展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的各民族加盟共和国的组建，大体是按照我们非常熟悉的斯大林的 *нация*（民族）定义行事的。俄语中的 *нация* 大体相当于英语中的 *nation*。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 *нация* 的定义排除了‘血缘’联系，这应是科学研究上的一大进展。”^① 斯大林关于 *нация* 的定义明显具有政治实体属性，明确 *nation* 是现代政治范畴“国族”之意，但在术语表达方面并未作出明确阐释，使苏俄政界和学术界长期将 *нация*（*nation*）与 *этнос*（*ethnic*，族裔）相混淆^②，这也成为苏联民族共和国划界的复杂之处。

中亚民族国家建设研究。苏科院历史所编写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③ 是研究苏维埃建立民族国家过程的权威之作，其中包括中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针对中亚五个现代国家的学术研究集中在独立后如何建立族群身份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方面，例如：中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④、中亚单一民族国家如何从整合政治文化和展开历史寻根教育构建国家民族^⑤、中亚国际体系变迁背景下民族国家构建过程研究^⑥，剖析“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在中亚国家构建中生成的内在关联与复杂互动关系，以去俄化、在地化与国际化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分析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如何进行国家与民族构建^⑦，这些研究成果为中亚民族国家建设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更易于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希拉格特《中亚：从马克思到穆罕默德》^⑧ 一书运用田野调查方式对中亚地理、历史、自然、民族语言等概况以及重点冲突地区费尔干纳盆地现状的梳理，重点针对统治国对中亚意识形态变迁的影响进行分析，是国外研究中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力作之一。

①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17页。

② 何俊芳：《俄语“民族”（*нация*）概念的内涵及其争论》，载《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③ 苏科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徐桂芬等译，商务印书馆第1997年版，第322页。

④ 赵常庆：《关于中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民族因素》，载《欧亚观察》2001年第3期。

⑤ 曾向红、杨恕：《中亚各国国家民族的构建：以塔吉克斯坦为例》，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

⑥ 韩献栋：《民族、民族国家的构建与中亚国际体系变迁》，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1年第2期。

⑦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载《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

⑧ Jürg Schlageter, *Zentralasien: von Marx zu Mohammed*, XAAH – Edition Herstellung: Books on Demand GmbN, Norderstedt 2003, pp. 11 – 15.

中亚国家划界研究。二十年前中国新疆学者王智娟^①、万雪玉^②几乎同时发表了中亚划界问题的论文，文章清晰梳理了苏联在中亚的划界过程，并分析了“泛突厥主义”对中亚划界产生的影响。张宁、张娜与王尚达也是国内研究中亚国家边界问题、中亚民族边界与划界问题的学者。王尚达《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文从历史到现实全面阐述了中亚民族史、边界形成与现状，议题还广泛涉及民族主义、伊斯兰教跨界性与非传统安全等丰富内容，彰显出历史学者深厚底蕴^③。青年学者施越运用丰富历史档案针对 20 世纪 20 ~ 30 年代期间中亚区划演变进行了更为具体、详细的分析，提出“自下而上”论，质疑学界传统的“分而治之”论，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争鸣^④。

自 2008 年开始，中亚与俄罗斯学者针对中亚国家间边界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增多，主要包括：1924 年苏联在中亚的划界过程^⑤、中亚国家间局部边界争端^⑥、中亚国家边界安全^⑦以及费尔干纳边界与飞地^⑧方面。针对苏联对中亚历史划界问题的研究，中亚学者与国内学者观点一致，认为列宁民族政策与地方民族主义是主导划界行为的两股主要力量^⑨。值得注意的是，俄文文献中涉及“民族”的表述在 1924 年历史阶段均为“нация”与“национальный”，而涉及具

① 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 年第 2 期。

② 万雪玉：《中亚民族国家划界的提出与实施》，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 年第 3 期。

③ 王尚达：《中亚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国世界史研究论坛第五届学术年会，2008 年 10 月 17 日，<http://d.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7478582>。“建构这个国家的人遵循的是中亚地区存在着一些具体的‘民族性’理论。他们中的每一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起源、历史、语言和领土。实际上塔吉克人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这一民族的出现应该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表现。……塔吉克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那些操塔吉克语的人吗？那么谁又是布哈拉犹太人、阿拉伯人、茨冈人？这些人同样也说塔吉克语。把帕米尔人列入塔吉克人，而塔吉克语并不是他们的母语。”

④ 施越：《“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载《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3 期。

⑤ Хахалин К. В.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ая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н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ка проблемы на основ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ю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 No. 2 (10).

⑥ Сатылганова Н. 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между странам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Вопросы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2018, No. 2 (95).

⑦ Иномжон Б.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 – правовое оформление границ как услов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11, No. 14 (2).

⑧ Аламанов С. К. Анклав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8, No. 5.

⑨ Исмаилов А. И. Из истории спор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й пр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размежевании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1924 – 1925 гг. //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08, No. 1 (11).

体冲突矛盾时皆表述为“этнос”和“этнический”（族群）^①，实际整个中亚学界对边境地区居民的集体身份构建仍然保留“血缘民族”的意识，但同时又提出在解决边界争端时要加强“族群非政治化”与“非民俗化政策”的落实^②。穆尔扎卡诺娃提出三个观点，一是依照“四个原则”来实施划界的“国际实践”并不符合游牧民族生活方式，中亚各族群的土地使用方式所属差异会导致边界冲突；二是地方成立的划界机构属于非合法正规机构，因此1924年划界阶段提交的部分文本的合法性并不清晰，导致缔约国双方各执一词；三是依照国际法解决边界争端，但却无法处理划界问题，费尔干纳盆地飞地的事实存在给建立合理的边境管理制度带来矛盾^③。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院2018年发表的《后苏联的中亚：族群领土争端与边境冲突（概述）》指出，“费尔干纳地区仍未解决的矛盾使中亚国家没有相互建立紧密合作的意愿，若不解决边界问题，将会引发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给国家安全与周边地区造成负面影响。”^④斯塔休克（Ю. В. Сташук）的《独联体中亚国家间边境冲突的表现特点》和塔盖别科娃（А. А. Тагайбекова）的《中亚地区现代边境领土问题》是两篇有关讨论中亚边界问题的综合性文章，研究内容包括划界问题的历史背景、飞地成因与族群冲突现状。2018年吉尔吉斯斯坦乔尔蓬阿塔市召开名为“中亚多维边界”的学术会议，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将会议论文收集成册出版，其中研究重点集中在中亚内外边境、族群、水资源与能源问题方面，也涉及民族国家的部分讨论。西方智库“更安全世界”（SAFERWORLD）2015年的报告《中亚的十字路口》中，有专节论及中亚国家的“边境管理”，作者表达出对边境冲突和解决边界划分问题的悲观立场。

目前，国内中亚边界问题研究集中于历史视角，对1924年至1936年苏联中央在中亚划界过程研究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中亚域内学者基本以本国边界历史遗留问题的分析立场来进行论证，近几年有一些新视角显现。俄罗斯学者更加关注当代矛盾冲突的解决，最终回归“资源占领”与“边区矛盾”。中国学界针

① Таиров А. Д.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захстана // Вестник ЮурГУ. Серия Социально – гуманитарное науки, 2015, No. 2.

② Кара – Мурза С. Демонтаж народа. М., 2007.

③ Мурзаканова А. А. Проблем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границ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Вестник КРСУ, 2013, No. 4.

④ Дмитриева Е. Л.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этно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споры и погранич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 Россия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й мир, 2018, No. 4 (310).

对中亚边界虽在中期有所忽略,但通过“去俄化、在地化与国际化”三要素对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生成和巩固的路径解析创新出中亚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理论研究。本文在此基础上,以“边界”作为新一项论证要素,重点讨论中亚作为“一体化”与“新个体”的双身份重叠区域,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现代冲突背景下的内部边界问题,进一步完善中亚国家进行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

二 历史问题:“行政区域”边界的非现实性

在俄罗斯征服之前,中亚地区以部落、土邦、汗国为单位聚集,大体上形成北部草原地区的哈萨克三玉兹和南部绿洲上的布哈拉、希瓦、浩罕三汗国,其间是古老传统的有边无界的状态。沙俄时代在中亚地区设有奥伦堡总督府、草原总督府、突厥斯坦总督府,其中突厥斯坦总督府除下辖七河、锡尔河、费尔干纳、撒马尔罕诸州外,还监管着布哈拉、希瓦两个附属汗国,其间未涉及国界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最初承袭沙俄行政体制,在中亚地区成立突厥斯坦和吉尔吉斯(即以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花刺子模和布哈拉两个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4年开始,苏联在中亚“识别”出建立自己“民族—国家”(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的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五大民族(нация)^①,在此基础上相继建立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五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ССР),即“加盟共和国”(союз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形成了人工的“民族边界”。

中亚地区五个民族共和国随着苏联解体而独立,其间面临着如何解决清晰划定现代边界的迫切问题。美国学者奥斯卡指出:“独立之初中亚各国领袖还要应对贪婪的潜在的邻国,这些邻国之间存在着有争议的边界……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大多数的担忧都是多余的。”^②事实上,中亚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后主张维

^① 苏联约有一百个左右的大小族体,依照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从中只识别出15个可以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民族(нация/nation),由此,苏联组建15个民族的“加盟共和国”(Союз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这些加盟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首都、国旗、领土等,并有“自由加入和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但它毕竟属于苏联境内的一级行政体。1991年这15个加盟共和国就是据此“自由退出”苏联而获独立。其他族体却没有“自由退出”权利的自治共和国(АССР)、自治州(АО)。

^② [美]玛莎·布瑞尔·奥卡特:《中亚的第二次机会》,李维建译,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持边界现状，即在未划定国界前暂且维持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边界”的现状。1995年2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首脑重申“不破坏边界现状”^①，此为无奈之选。原加盟共和国“民族边界”既不具有现代国际法要求的合法性，也不具备国际界线的准确性，完全不符合现代国家标准。因此，根据国际法划定国界一事成为中亚国家势在必行的任务。中亚国家的陆地边界作为苏联政治统一性与地域一体性破裂后的产物，其边界具有继承性与现代性，却又存在问题。主要原因为：

以族群、语言为划界依据的模糊识别。恩格斯曾指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 nationalities。苏格兰山区的克尔特人和威尔士人，按其 nationality 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的 peoples 的残余叫作 nation，同样，谁也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作 nation。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 nationalities 的自然分界线，即与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② 即使按照民族或族群划界，创造出纯粹的“单一民族国家”也并不现实。据1926年的统计资料可表明，中亚国家实则为多民族国家，所谓的“民族边界”完全不符合国家现状（表1）^③：

表 1 苏联时期中亚加盟共和国人口统计表

国家	共和国总人口（万人）	主体民族人口（万人）	主体民族占比（%）
乌兹别克共和国	444.6	329.9	74.2
哈萨克自治共和国	650.3	371.1	57
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	99.3	67.3	66.6
塔吉克自治共和国	82.7	61.2	74.6
土库曼共和国	90	63.2	70.2

中亚地区的“民族边界”是建立在苏联初期“民族识别”工作的基础上。中亚族群本身非常复杂，苏联时期无论政界还是学术理论界对此都未形成清醒认识，也未深入研究。1917年列宁、斯大林签署的《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穆斯林

① 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2页。
②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6页。
③ 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劳动人民书》提到土耳其斯坦有吉尔吉斯人和萨尔特人^①。当时的俄罗斯人模模糊糊以为那里主要就是游牧的吉尔吉斯和定居的萨尔特人。1917 年直到 1924 年苏维埃政权还将哈萨克人误认为是吉尔吉斯人，而将吉尔吉斯人说成“卡拉吉尔吉斯人”，最初成立的“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到 1926 年才改正为“哈萨克自治共和国”，而 1924 年设立的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在 1926 年方正名为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至于“萨尔特”，只是近千年对中亚绿洲上定居的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甚至维吾尔人的泛称，并不属于民族范畴的概念，这在目前学术界是已有定论的常识^②。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沙赫玛尔丹（Шехимардан）飞地分布有两个村庄^③。苏维埃十月革命时期，村民由之前的塔吉克人迁换为乌兹别克人^④，这成为苏联中央将领土划归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依据，但实际在 1917 年之前沙赫玛尔丹的居民对自己的民族属性并没有明确的自我识别^⑤。这其中存在费尔干纳盆地的游牧部落自古混居、自我识别模糊的族群特性。

“边界图本”不一致与合法划界机构缺失。1924 年 10 月 28 日，吉尔吉斯政府成立，11 月 10 日召开首届例会商讨关于建立区划委员会解决领土争端事宜，根据决议最终将苏柳克塔^⑥划归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对乌兹根、乌兹别克斯坦对阿拉万区、喀拉苏和奥什市存在争议^⑦。30 年代初期，斯大林否决了五年之内的一切领土争端，之后便迎来了“卫国战争”与重建期。在后期划界谈判过程中，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使用的历史档案地图为 1924 ~ 1927 年，图上标定边界描绘的中亚边界直接划至苏联版图。吉尔吉斯斯坦则根据 1955、1956 和 1989 年地图进行谈判，并认为苏维埃联邦国家已构建完成，并形成 15 个加盟共和国，边界更具有确定性。边界问题专家阿拉玛诺夫指出，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为例，苏联时期中亚局部行政边界的变更并未落于实处，也没有任何合法机构处理此事，其中关于相邻的

① 赵常庆主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 页。

② 苏联的“民族识别”工作将撒马尔罕、布哈拉的市民统统认定为乌兹别克人，其中一些塔吉克人也被标识成乌兹别克人，导致塔吉克斯坦精英至今为失去撒马尔罕、布哈拉耿耿于怀。

③ 沙赫玛尔丹村 290 户、1 434 人，亚尔丹村 134 户、560 人，两村共计 1 994 人。

④ “1926 年全苏联人口统计数据”转引自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载《世界民族》2013 年第 1 期。

⑤ Алексей Волосевич, Анклавы Ферганской долины становятся зонами все более рискованного проживания. <https://www.fergananews.com/articles/3991>

⑥ Сулюкта, 苏柳克塔市，隶属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

⑦ Ситнянский Г. Киргиз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1998, No. 15.

集体农庄与国有农场交换问题仅处于地区负责人调解层面，不涉及法律判决。苏联中央进行了部分交换，但仅是对边区居民作出“意识合法”的交易形式，当面临实际划界时，所有矛盾冲突的解决过程没有任何可依照的法律规范文本^①。这一观点在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亚项目”调研结果中也得到了证实^②。

完全忽略自然地理与生态体系的完整性。民族国家边界的“划定”更多缘于帝国野心、政治上的权宜考虑和历史上的偶然事件，而不是缘于对地理、文化、种族等更“自然的”断层线的一种有意关注^③。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民族学家布什科夫针对1989年伊斯法拉区族群暴力冲突事件展开研究，提出“费尔干纳盆地的定居民依照绿洲核心原则，自古沿伊斯法拉河狭长沿岸分布形成三个定居群：第一个中心以吉尔吉斯人为主体的位于伊斯法拉上游的沃鲁赫部落，第二个中心位于伊斯法拉中游的塔吉克-吉尔吉斯乔尔库部落（今撒马尔罕），第三个中心位于伊斯法拉市及纳乌吉列姆部落”^④。与山川、河流等自然地形的最大差异，是民族或族群具有可迁移性，其认同也发生着不断变化。忽略这些因素进行划界，将迫使整个地区陷入无休止争议。

苏联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为保障国家政治发展的安全性，将中亚地区按照单一民族设置行政单元，解体后中亚陆地划界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由此引发的各类冲突触及各国核心利益，阻碍国家构建进程。苏联时期中亚地区划定的“民族边界”，系苏联国内民族区域地方的行政界线，既不属于现代国际法法定边界，也不是自然习惯历史边界，其间滋生出族群冲突、领土纠纷与非法跨境活动等社会现实矛盾，成为影响中亚地区稳定发展的长期潜在威胁。

① Аламанов А.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границ – задача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ая. <https://www.kp.kg/daily/24013/86214/>

② 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展开了一项有关中亚地方权力、阿克萨卡尔以及农场主代表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人口的大量迁移，迫使当地居民开始针对领地与村落所属的基什拉克（Кишлак）和阿乌尔（Аул）进行划分，形成有利于区分集体与私人用地的法律基础。这一时期内还出现了大量土地公文和位于伊斯法拉河谷的瓦合甫土地地契，这些文书至今仍是当地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用来划分土地区段的法律依据，完全不考虑官方边界线。这些在苏联时期甚至解体后仍存在的现象，构成了当地居民关于自身民族领域观点的形成基础。学者布什科夫关于早期游牧民族的定居情况的研究表明，吉尔吉斯人从事传统畜牧业，在其部落之间、与塔吉克定居群体之间，都曾有领土分配的法律原则；但与伊斯法拉谷地居民之间，没有任何避免民族冲突法律依据。相反，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促进了自产货物交易的必要发展，同时建立了友好关系。摘自 Бушков В. И. О 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ах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Таджикской СС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прикладной и неотложной этнологии. М., 1990. С. 2.

③ [澳] 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张卜天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页。

④ Бушков В. И. О 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ах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Таджикской ССР.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прикладной и неотложной этнологии. С. 2.

三 现实矛盾：费尔干纳的历史遗留“飞地”与现代“跨界村”

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中亚东南部，为天山、阿赖山环抱，东西长 300 公里，南北宽 170 公里，总面积约 3 万平方公里，居民约千万。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领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分割此地（表 2）。三国因主权与利益诉求无法在边界问题^①上作出让步，自苏联解体以来在政治层面长期影响三国关系。并且，人类活动的共同需求导致边民对自然资源产生抢占与争夺的行为，而源于居住方式取向的差异，族群之间又不可避免会发生一定规模的流血冲突事件。

表 2 费尔干纳盆地的领土分割

名称	所属国	嵌入国	人口	族群成分
索赫（Сох）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25 000 ~ 70 000	99% 塔吉克人，5% 吉尔吉斯人
冲嘎拉（Чон – Гара）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0	牧场
沙赫马尔丹（Шахимардан）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5 000	91% 乌兹别克人，9% 吉尔吉斯人
贾盖尔（Джангайл）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0	牧场
沃鲁赫（Ворух）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10 000 ~ 30 000	95% 塔吉克人，5% 吉尔吉斯人
西卡拉恰（Западная Калача）	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150	100% 塔吉克人
萨尔瓦克（Сарвак）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400 ~ 2 500	99% 乌兹别克人，1% 塔吉克人
巴拉克（Барак）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600	100% 吉尔吉斯人

资料来源：Enclaves in Central Asia: the population and ethnic composition according Humanitarian Bulletin for the South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2013)^②

① 飞地指一国位于其他国家境内，或被其他国家领土所隔开而不与本国主体相毗邻的一部分领土。飞地分为两种：嵌入他国境内的飞地为“外飞地”（Exclave），他国领土嵌入本国境内为“内飞地”（Enclave）。

② Gumilyov L. N. “Territorial and Border Issues in Central Asia: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Current State and Perspectives*, 2015, Vol. 22, No. 3, pp. 518 – 525.

（一）飞地：遗留现状与历史划界过程

索赫区，即沿索赫河^①分布 30 多个村舍和居民点的乌兹别克斯坦领土，飞地总面积 352 平方公里，居住人口成分混杂（表 3）。以拉瓦特村（Рават）为中心的河流上游有 19 个居民点，吉尔吉斯斯坦 135 公里边界线将其包围。

表 3 1909 年索赫州居民分布情况^②

村镇名称	农户数量	居民数量	民族成分
索赫村（Сох）	567	2 650	塔吉克
库伊库尔干（Куи – Курганъ）	480	2 359	吉尔吉斯
胡什阿尔（Хушъяр）	328	1 436	塔吉克
图勒（Тулъ）	224	1 080	塔吉克
贾兹纳乌（Газноу）	165	823	塔吉克
卡拉图盖（Кара Тукай）	141	569	吉尔吉斯
卡拉恰（Калача）	105	564	塔吉克
林布尔（Линбуръ）	120	562	塔吉克
克孜勒季亚科（Кызыль – Киях）	110	475	塔吉克
琼卡拉（Чункара）	80	450	塔吉克
谢赫阿塔雷克（Шейхъ – Аталыкъ）	102	448	塔吉克
吉哈依瓦兰（Дихаи Вайранъ）	85	365	塔吉克
玛尔穆提（Мальмутъ）	60	262	吉尔吉斯
塔扬（Таянъ）	27	101	吉尔吉斯

1925 年 3 月 17 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之间开始进行边境线描绘工作，划割给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里布勒村（Лимбур）是索赫河谷最古老的村庄之一，总人口达 3 500 人，其中塔吉克人占 99%，乌兹别克人仅占 0.2%。位于索赫河谷有一段“窄舌地带”，夹于乌、吉两方边境之间，该地段由北向南长约 50 公里，宽达 20 公里，其中分布着数十个

① 索赫河是跨南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和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的国际河流，长 124 公里。

② Список населенных мест Ферг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 показанием числа дворов земельных и безземельных, числа душ мужского и женского пола, расстояния до уездного города и до ближайшей почтовой ил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й станции. — Скобелев; Обл. стат. ком., 1909. Составлен по уездам, внутри — по участкам.

吉尔吉斯居民点^①。加里宁执政时期，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团确定了边界线，吉尔吉斯自治州提交了一系列关于索赫地区所属权问题的领土索赔书。1926 年 1 月，苏维埃中央专门成立圣彼得堡等权委员会研究索赔意见，最高执委会主席团于 8 月 30 日通过决议：“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伊斯法拉乡与索赫乡确定为吉尔吉斯自治州所属领土范围。”^② 乌、吉双方的领土争议持续了一年之久，直到 1926 年底以库里别舍洛夫领导的苏联中央执委会参照多方意见，重新研究边境事务，决定将索赫州北部的纳伊古特—吉恰克乡和亚乌杰赛克—博斯顿乡划属吉尔吉斯自治州。吉尔吉斯方面同意了这一决议，其原因是这两个乡所处区域有油田，以该条件作为交换，现乌兹别克斯坦的里什坦区南部与索赫飞地全部划离现吉尔吉斯斯坦领土。1927 年 5 月 7 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玉素甫·阿布德拉赫玛诺夫向斯大林提呈，“根据此项决议，联盟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拒绝了吉尔吉斯斯坦方面有关固有领土的全部正义之请，主席团曾就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亲自前往争议地区，达成向吉尔吉斯斯坦移交一些居民点的意见，同时俄联邦最高执委会主席团也曾予以确认。”1929～1937 年，索赫地区边境线的进一步形成完全受苏维埃集体农庄的影响，塔吉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按照自己的族群特征划分出集体农庄的边界范围，实际上是再一次形成“部落”模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1955 年，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首次在等权委员会调和工作中达成一致，根据边界线确定开始履行实际土地使用权^③。

冲—嘎拉位于索赫北部，即河流下游，或称下索赫，面积很小^④。根据 1925 年 3 月 17 日中亚清除委员会（СредАзЛиквидком）全体会议第 7 号纪要内容，冲—嘎拉村位于索赫河谷耕地交错“舌口”地带，楔入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区域内，但因该村舍内的居民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集体农庄将其用边界线隔离出去，该地今天又属乌兹别克斯坦领土，处境更为尴尬^⑤。可以说，整个索赫飞地的边界划定完全悖于苏联民族划界基本原则。

① Заргаш, Утукчу, Чон – Кара, Секиртме, Кара – Тумшук, Ак – Турпак и т. п.

② Протокол № 7 заседания пленума Средне – Азиатского Ликвидацио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от 17 марта 1925 г. ЦГАО СССР, ф. 1235, оп. 120, д. 32, л. 8 – 9.

③ Аламанов С. К. Анклав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018, № 5.

④ 还有资料说在索赫的南部还有一小飞地塔扬（Tayan），但它只是索赫飞地最南部山间一小村庄。

⑤ 1909 年档案数据显示，Sokh 教区有 12 144 人居民，其中 8 853 人是塔吉克人，3 291 人是吉尔吉斯人。https://im0-tub-ru.yandex.net/i?id=52ae59a7271e9fc192026259a3a89582&n=13

沙赫玛尔丹和贾盖尔是位于沙赫玛尔丹河上的两块飞地，总面积约 90 平方公里，其中贾盖尔不足 1 平方公里。该飞地居民共有 5 100 人，91% 是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占 9%，归属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完全符合苏联的民族划界基本原则。吉尔吉斯斯坦对该地保留有一些说法：一种是传言该地是为乌兹别克斯坦首长提供的山上疗养所，另一种传言是该地为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双方领导人在划界时的赌注^①。实际上，1927 年 3 月 15 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主席奥罗兹别科夫针对乌吉边境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决议，“苏联中央执委会针对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与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位于沙赫玛尔丹河区的边境予以确定，描述符合现状，沿沙赫玛尔丹和约尔丹河域的部落归属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也是事实存在，无可厚非的。目前，我们承认沙赫玛尔丹村苏维埃隶属乌兹别克斯坦管辖，但应尽快清除沙赫玛尔丹村苏维埃机构设置，将其纳为奥什县的部落之一。在此，请求中亚划区委员会给乌兹别克政府一定期限，使其停止管辖沙赫玛尔丹村苏维埃。若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拖延该问题的解决时间，我将直接上报苏维埃最高中央执委会。”苏联与俄罗斯联邦领导层对这一问题并未作出回应，沙赫玛尔丹飞地至今仍隶属乌兹别克斯坦管辖^②。

沃鲁赫是塔吉克斯坦嵌入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的飞地，位于阿赖北坡伊斯法拉河畔，面积约 130 平方公里，居民 5 万，其中塔吉克人占 99.99%，吉尔吉斯人仅占 0.01%。该飞地的主体民族虽为塔吉克人，但实际村落间所用的方言与文化习俗皆有不同。根据初测，该地区实际曾经并不是飞地，苏联战前版图上能够明显看出沃鲁赫隶属塔吉克斯坦领土。但在 1924 ~ 1927 年民族区域划界过程中，沃鲁赫飞地被认为归属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该地的边界与索赫河流域划离，由西南至库尔曼别克冬舍（Зимовка Курман – бек），向伊斯法拉村方向延伸，在不到三俄里处转向南面，沿伊斯法拉河至乃曼村落，一直延至乌兹别克斯坦沿岸部落。关于乃曼村的边界线有一段错误的描绘导致其中有五个村落处于封闭状态，伊斯法拉河对岸是海拉巴德疗养院，边界线在此转向东面，穿过舒拉布村和克孜加尔村、扎满库里和阔克丘别两山之间，直至苦盏县。根据该边界线的划定，其中形成局部耕地交错地带，内含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领土，由北

① 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 20 世纪 20 ~ 30 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载《世界民族》2013 年第 1 期。

② Аламанов С. К. Анклав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я вопроса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向南大致 40~45 公里，分布着阿克塞、卡普奇盖、乔克塔什等吉尔吉斯居民点。关于这部分边界线，涉权国家递交超过 50 份领土索赔意见，吉尔吉斯自治州多次提交关于伊斯法拉县归属权的领土索赔申请。1926 年 8 月 30 日，中央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议第 4 条规定“将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伊斯法拉和索赫县划归吉尔吉斯自治州所属”，9 月 10 日乌兹别克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讨论关于解决乌、俄边境争议问题过程中，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团转而决议“包括伊斯法拉河索赫县在内的领土不属于俄联邦边境区，均归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所有。”直到 1938 年，沃鲁赫整体划归为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苦盏区管辖。1870~1990 年间，沃鲁赫人口增长 20 倍，并继续以每年 1.5%~2.0% 的速度增长，土地资源匮乏导致当地吉尔吉斯族和塔吉克族之间关系颇为紧张^①。巴特肯州本身自然水源条件有限，吉尔吉斯人不断向伊斯法拉河流域靠拢定居，逐渐出现卡普恰盖（Капчагай）、阿克塞（Аксай）、撒马尔坎捷克（Самаркандек）、阿克塔德尔（Актатыр）和阔乔波尤（Кочобою）等吉尔吉斯村落，1989 年吉塔两国边民曾发生大规模冲突。

巴拉克是隶属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喀拉苏区阿克塔什村，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库尔甘捷帕区领土范围内的飞地。1955 年等权委员会试图调和两国之间关于土地使用权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这一耕地交错地段。根据记录内容，“为消除沃罗希洛夫集体农庄（后称“克孜勒巴拉克”）耕地交错使用情况，决定将居民用水系统优化，并将赛瓦国有农场并入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库尔甘丘宾区别尔梁什坎集体农庄的部分领土归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奥什州喀拉苏区，位于吉尔吉斯领土范围内的赛瓦农场，有 2 014 公顷土地划归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鉴于以上，重新划定边界线。”1963 年 10 月 2 日至 7 日，共和国委员会会晤中，吉尔吉斯方面指出，1955 年的决议中，将库尔甘丘宾的别尔梁什坎集体农庄移交一事实并未解决，吉方认为这一问题必须解决到底^②。关于巴拉克飞地的领土，乌兹别克斯坦方面一直没有按照决议将划定领土进行交换，导致该问题至今存在争议。

萨尔瓦克总面积达 8.4 平方公里，沿河道长 14 公里，村落至塔吉克斯坦边

① Протокол № 7 заседания пленума Средне - Азиа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от 17 марта 1925 г. ЦГАО СССР, ф. 1235, оп. 120, д. 32, л. 8 - 9.

② Протокол № 60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ИК СССР от 10 сентября 1926. ЦГА КР, ф. 21с, оп. 1, д. 5, л. 167.

境的最短距离为 1.2 公里，总人口 560 多人，均为乌兹别克人。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根据 1935 年 6 月 29 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第 1313 号决议表示，“关于萨尔瓦克村的所有权，塔吉克斯坦仅有十年的期限，之后按照租赁方式延长。”1981 年苏维埃部长集体决议与农业部意见表明“塔吉克斯坦最后一次执行萨尔瓦克村的租赁行为，于 1990 年全部结束”。但塔吉克斯坦领导人一直将其视为本国领土。乌兹别克斯坦尝试将其收回，塔吉克斯坦不接受任何索赔请求^①。

（二）跨界村：犬牙交错的“山峦”边界事实

公路交叠的乔尔库（Чорку）村。塔吉克斯坦乔尔库村隶属粟特州伊斯法拉区，地理位置紧邻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列伊列克区。经过乔尔库村有一条连接吉塔的重要公路，由于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两国公路相互交叠，乔尔库村可谓是非官方承认的塔吉克斯坦飞地。该地区水资源极度匮乏，也是 2015 年 8 月当地边境居民爆发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两国边民经常通过“断水截路”的方式互相表示抗议。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双边协商委员会，共同解决伊斯法拉河支流的合理用水问题，乔尔库村整体状况恢复稳定^②。

边境线上的苏柳克塔（Сулюкта）市。苏柳克塔市隶属巴特肯州，是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煤碳产地，也是中亚最早的煤矿中心之一。沙俄入侵之前实行别尔德耶夫君主制管辖^③，苏柳克塔市地理位置正落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犬牙边界处。1924 年苏维埃中央实施划界前，苏柳克塔并未纳入吉尔吉斯斯坦领土范围内。1928 年按照吉尔吉斯自治州人口分布原则，将以吉尔吉斯人为主体的一部分区域从乌兹别克斯坦划至吉尔吉斯斯坦，其中包括苏柳克塔市和伯克萨伊斯法纳地带^④。1934 年 8 月 20 日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将伏龙芝市、克孜勒基亚与苏柳克塔村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独立行政单位居民点中清除，直接隶属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中央执委会直管。”目前，苏柳克塔市人口共计 28 000 人（2018 年），其中吉尔吉斯人占 73.2%，

① Протокол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уточнению границы между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и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СР и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порных вопросов. 2 – 7 октября 1963 г., г. Ош.

② Манижа Курбанова, Парвиз Турсунов, Река жизни. Как на севере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распределяют воду и совместно решают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http://www.centrasia.ru/newsA.php?st=1506702600>

③ правила монархия рода Бердыевых.

④ Данные госгеологи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Р за – Б., 2009. – 34 с. 4. ЦГА КР Фонд No. 1445 оп. 7. No. 148.

乌兹别克人占 19.5%，塔吉克人仅占 3.6%^①。

傍边依境的克孜勒柯什塔克（Кызыл – Кыштак）村。克孜勒柯什塔克村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州喀拉苏区，常住人口 34 138 人（2017 年），其中 99.9% 是乌兹别克族。该村落距离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仅 45 公里，村北紧邻霍扎阿巴德区。沿村经过一条“塔什干—安集延—喀拉苏—奥什”货运铁路，根据当地人所述，运输手续全部在市区内办理之后直接经此通行。该区域村民主要从事贸易和种植业。

（三）资源争夺引发的边界冲突与潜在非传统安全威胁

费尔干纳谷地自然地理因素特殊，历史上大小纷争频频不断，1870 ~ 1990 年间，人口爆炸引发资源匮乏，国内社会危机不断加剧。塔吉克斯坦的伊斯法拉区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独立后十年间人口数量增长近 11.9 倍，与之毗邻的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增长近 20 倍，并每年以 1.5% ~ 2% 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两地地处山区交界处，居民用地和水资源极度匮乏^②。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州由游牧向农业定居型经济方向发展，基于这一政策，大量吉尔吉斯人从其他州迁至此地，随着大规模人口迁移，出现土地重新分配、土地法及水资源利用等严峻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极端恐怖组织“乌伊运”（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崛起，特别是 1999 年 2 月由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潜入的“乌伊运”分子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制造了一起恐怖爆炸事件后，乌兹别克斯坦更加坚定了捍卫边界的决心，在沙赫玛尔丹—冲嘎拉边境地带设置铁网，并敷设地雷，阻止“乌伊运”分子渗入境内，但这种办法并未阻止住恐怖分子的活动，却给周边平民特别是放牧人带来生命威胁，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也因此中断^③。

吉尔吉斯斯坦巴拉克因乌兹别克斯坦边防军事行动，飞地内居民的过境活动时常受到阻碍，乌兹别克斯坦当局封锁飞地，试图迫使当地居民放弃这一领土。受第二次奥什事件的影响，2010 年 6 月 17 日，乌兹别克难民纷涌而至，迫使 250 名吉尔吉斯人被迫离开巴拉克。乌兹别克斯坦方面曾试图与吉尔吉斯斯坦协

①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ЦИК от 20.08.1934 "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составе районов Киргизской АССР и о ее внутреннем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 –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м делении"

② Тагайбекова А.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границно –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 Известия вузов, 2012, № 8.

③ Данные на 01.01.2016, полученные в джамоате (местном органе власти) Ворух.

商领土交换，但双方久久未达成一致^①。

2014 年吉塔边境共发生 32 起冲突事件，造成 80 多人受伤，2 人死亡；2015 年共发生 9 起冲突事件，比上一年数量减少四分之三^②。2016 年以来，在各方努力下，边界争端的频度和烈度均有所下降。2017 年吉塔两国围绕关于争议边界的问题进行磋商，持续扩散至两国民众之中的冲突被吉尔吉斯斯坦官方称为“两国关系的毒瘤”。2018 年 4 月，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发生枪击事件，给边区居民造成恐慌。2019 年 3 月，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边境再次发生居民冲突，起因是 2013 年开始计划修建的“阔克塔什—阿克塞—塔姆吉克”吉塔公路位于两国边界争议地段，吉尔吉斯斯坦专家认为冲突并非偶然，当地居民之间因资源争夺引发的矛盾已经积累了一段时间。

中亚的历史、文化、宗教认知、语言的相近性使“族群”在和平时期不存在明显边界意识，但获取自然资源的便利和政治力量对比对划界实践具有强烈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客观来说，费尔干纳谷地爆发的边界冲突大多为局部区域型事件，存在族群联系与共同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未升级至国际边界争端层面。但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边界”依旧能够反映国家力量均衡的变化，同时承担着力量均衡线或政治等压线的作用。1991 年 12 月 21 日《阿拉木图宣言》^③、1992 年 2 月 14 日《基于独联体维护合作原则宣言》^④、1994 年 4 月 15 日《独联体成员国主权、领土完整与边界不可侵犯维护宣言》^⑤ 以及各类双边协议、共和国立法成为中亚五国与周边国家实施划界的法律文本依据，但中亚国家之间的内部边界谈判并不顺利，主权国个体身份意识的增强导致划界工作举步维艰，历史遗留边界问题与不可违背自然法则是中亚国家局部区段无法执行划界的根本原因。如何依据国际法既明确国家主权范围，又确保不激化边界争端，是中亚现代国家构建中需要调和的矛盾。

① Тагайбекова А. 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границно –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м регионе.

② Border delimitation with Uzbekistan, Tajikistan to continue in 2016. <http://www.akipress.com/news:570742/>

③ Алма – Атин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г. Алма – Ата, 21 декабря 1991 года). <http://www.cis.minsk.by/page.php?id=178>

④ Декларация Совета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от 14 февраля 1992 г.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соблюдении принципо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Архив февраль 2009 года. <http://pravo.levonevsky.org/bazaby09/sbor89/text89495.htm>

⑤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соблюдении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 и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и границ государств –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http://docs.cntd.ru/document/1901148#loginform>

四 解决路径：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迟到”划界

根据国际惯例，国家划界须先确认启动划界实际程序，若某一方单方面确定领土所属权，不承认有争议领土，两国间的边界谈判就无法进入程序。在双方针对存在争议领土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符合国际法的边界划定分为两个阶段：一为划界谈判（Делимитация），即经协商谈判解决争议地区划界后，签署附有边界地图及详细叙述边界走向说明的边界条约或协定，当问题较为复杂时则会增附补充内容，如中俄国界协定就包括东段协定、西段协定、东段补充协定等。边界条约或协定是须得到双方议会批准的最重要的母约。二为合约勘界（Демаркация），即双方成立勘界机构，根据边界条约实地标界，竖立国界界碑，并签定作为边界条约子约的勘界议定书。

（一）国际层面：基于国际法的标准划界过程

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后，通过制定、签署一系列划界谈判条约和补充协议初步解决完成与中国、俄罗斯的边界问题。自 1999 年 9 月 1 日，哈萨克斯坦成立划界委员会，并颁发第 1283 号《关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委员会与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划界谈判条约》。

2000 年 12 月哈萨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两国领导在阿什哈巴德进行第一轮谈判，期间商讨关于双方领土索赔意见、原则性冲突以及划界障碍等问题。实际上，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2001 年 3 月 16 日当日就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通话，以电话座谈方式三国领导人就边界协议签署与划界问题达成一致。哈土两国于 2001 年 7 月 5 日签署划界协议，2005 年 11 月 5 日开始勘界工作，两国按照原有边界，沿东经 56 度线划分确立界碑点。2017 年 4 月 18 日，两国总统宣布边界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成为没有任何边界纠纷的邻国^①。

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于 2000 年 9 月签署划界协议，其中针对列巴普州南部的油田所属权，两国之间存在一些争议。2017 年 10 月 10 日土库曼斯坦与

^①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демаркации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 – туркменской госграницы ратифицировал Президент РК. <https://www.zakon.kz/4898403-soglashenie-o-demarkatsii-kazahstansko.html>

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签订《三国国界交界处条约》，最终确定标界工作^①。2019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政府联委会在乌尔根奇市针对划界问题召开工作会议^②。

1999年11月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划界政府委员会进行首次划界谈判。通过两年的协商，2001年12月15日，两国总统在阿斯塔纳签署《关于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界条约》，哈萨克斯坦于2003年、吉尔吉斯斯坦于2008年分别批准划界协议。两国边界条约于2008年8月5日正式生效。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州的阔克赛卡拉布林区有部分需要划定的区段，2002年和2013年，吉尔吉斯斯坦边民因不满领土交换举行过抗议游行，两国总理出面解决了冲突^③。目前，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之间还存在关于卡尔基拉与其他吉尔吉斯原始土地交换问题，两国针对沿伊塞克湖湖岸的一所膳宿学校所属权存有异议^④。

2000年2月，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塔什干进行了首次划界谈判，两国针对图形与地形材料的汇编工作予以确定，并就划界实施方案达成一致。哈乌两国本身不存在历史国界，根据苏维埃最高议会相关档案，两国仅有行政边界，而这也成为解体后两个独立主权国重新划界的重要依据。苏联时期，两国边界的一些区段被冲毁，之后出现新的居民点，从事一些生产活动，修建铁路和公路等，针对这些区段的划界过程变得异常复杂。2000年哈乌边界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事件，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乌兹别克斯坦一名公职人员试图单方面将南哈州萨雷阿伽什区^⑤的巴格斯村划为乌国所属。2001年11月16～17日，哈乌两国领导会晤，签署《哈乌边界划定条约》。2004年9月，两国领导人进行第四次谈判，解决了南哈州萨雷阿伽什区的边界问题。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划界问题上合作顺利，纳扎尔巴耶夫一直秉持共商协作的积极态度，主动推进划界事

①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активизирова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обустройству границы. <http://ru.sputnik-tj.com/asia/20170506/1022240472/uzbekistan-turkmenistan-peregovory-granitsa.html>

② Проект демаркации границы подготовил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и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 <https://centrasia.org/newsA.php?st=1557205620>

③ Делимитация и демарка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ы. <http://www.mfa.kz/ru/content-view/delimitatsiya-i-demarkatsiya-gosudarstvennoj-granitsy>

④ Здравомыслов А. Г.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М.: Аспект-Пресс, 1999. С. 286.

⑤ Сарыагашский район,该区内有20万居民，其中有3万人居居于划界带上。

宜^①。两国划界事宜在米尔济约耶夫任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后也得以顺利进行。2019 年 4 月,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计划在两国边境成立国际贸易中心,并制定出 2025 中亚经贸合作计划^②。

(二) 国家层面:对局部复杂区段细节争取谈判共识

中亚当代边界问题基本集中在费尔干纳盆地,该地区执行划界的障碍主要在于自然地理环境多形态化,居民点依据生态资源分布散落成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当事国三方领导人都非常注重局部未划定边界问题的解决,虽未公布相关划界条约文本,但在国家安全、外交层面积极推进边界清晰化与边境有序化。

2010 年 9 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国家安全局边防部队商议边界勘察路线,在相关部门参与下针对乌兹别克斯坦索赫区部分边界、吉尔吉斯斯坦艾达尔肯、巴特肯区部分边界进行实际勘测,吉尔吉斯斯坦南部边防管理机构负责人确定路线为:亚帕基—乌阿基勒—沙赫玛尔丹,索赫—冲嘎拉—乌克奇,奥图克曲—迪瓦拉姆—波泽德尔^③。这一时期内,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方面划界意向并不强烈,吉尔吉斯斯坦一直单方面努力推进边界问题解决,但直到 2015 年两国迟迟未履行划界,乌兹别克斯坦态度较为强硬地拒绝谈判^④。

2016 年米尔济约耶夫上任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明显以灵活姿态着手改善与邻国关系,不断推动划界进展。根据费尔干纳盆地村落实际情况,解决边界问题可行的两个办法是建立通行走廊或交换领土。2017 年开始,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开始建议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考虑领土交换一事。2018 年 8 月消息称,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政府划界委员会协议将交换巴拉克飞地一事,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并未承认这一消息^⑤。但在 10 月 15 ~ 21 日,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政

① Ханова И. Е. Казахстан – Узбекистан: истор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 Вестник РГТУ. Сер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Вотсоковедение, 2017, No. 327 (05).

② На границе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построят Центр торгов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https://uz24.uz/ru/economics/na-granice-uzbekistana-i-kazahstana-postroyat-centr-torgovo-ekonomicheskogo-sotrudnichestva>

③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утвердили рекогносцировку маршрутов в приграничных районах двух стран. <https://24.kg/archive/ru/community/83122-rukovodstva-pogranichnyx-vojsk-kyrgyzstana-i.html/>

④ Узбекистан затягивает делимитацию и демаркацию границ с Кыргызстаном. <https://vesti.kg/politika/item/34545-uzbekistan-zatyagivaet-delimitatsiyu-i-demarkatsiyu-granits-s-kyrgyzstanom.html>

⑤ 《中亚国家迎来合作机遇期》,新华网,2018 年 8 月 20 日。

府工作组会面，针对沙赫玛尔丹与坎纠布拉克区^①的边界描述工作进行谈判^②。

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曾提出在通往沃鲁赫飞地的吉尔吉斯斯坦地面建一通行走廊，乌兹别克斯坦也提出在通往索赫飞地的吉尔吉斯斯坦地面建一通行走廊，吉尔吉斯斯坦早期不接受此建议^③。但2019年6月，吉塔双方协商重启“沃鲁赫—伊斯法拉”过境公路的修建工作，该项目于2013年就开始进行商议，途经路线是吉塔两国边境冲突较多的区段，目前仅剩相邻的吉尔吉斯斯坦列伊列克、巴特肯区与塔吉克斯坦加夫洛夫、伊斯法拉区之间还存在争议^④。

（三）区域层面：强化“中亚一体化”概念

自2008年，纳扎尔巴耶夫提出“中亚联盟”倡议之后，实现区域一体化似乎成为整个哈萨克斯坦单方面的目标计划，整个“一体化”概念并没有得到其他中亚国家的实质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在苏联解体后漫长岁月中拒绝任何联盟形式的关系建立。中亚内部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反映出整个地区在现代国家构建中面对的各种障碍与困难。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2017年竞选时曾承诺“横在中亚邻国间20年之久的坚冰将会融化”^⑤。“坚冰”说似有夸张，但意向非常积极。2017年6月上合峰会期间，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讨论进行划界谈判一事。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再次表示，“中亚国家之间要突破狭义的‘边界’概念，我们要共同创造开放的边界”。2018年3月中旬，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了首届中亚国家首脑峰会，此次会议既未邀请俄罗斯加入，也未邀请上合组织参与，可以说是中亚五国区域合作的一个转折点，对中亚国家关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乌方主动恢复两国航空运输，解决部分边界争端问题，开放塔籍公民免签政策，针对罗贡水电站修建问题与塔吉克斯坦方达成共识。乌兹别克斯坦曾于2009年退出中亚统一电力体系，导致邻国边境地区电力交换系统遭到破坏。2018年塔吉克斯坦对乌兹别克斯坦恢复供电，两国签署相关协议^⑥。乌塔关系明显开始

① 坎纠布拉克（Кандиён – Булок），位于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州与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州之间。

② Киргизия и Узбекистан описали один анклав и спорный участок границы. <https://www.fergana.agency/news/102049/>

③ 张娜、吴良全：《费尔干纳盆地的飞地问题：对20世纪20~30年代中亚地区民族—国家划界的反思》。

④ Таджикистане ведется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приграничной дороги Ворух – Исфара. <http://ca-news.org/news/1552851>

⑤ 《乌兹别克斯坦为何自命为“地区领导人”？》，<http://www.silux.gc.com/UZ/20180404/13536.html>

⑥ Саммит в Астане: почему не пригласили Путина. <https://www.pravda.ru/world/1375607-astana/>

升温。中亚国家关于划界问题谈判进程虽然艰巨，但各国领导一直坚持推进。

目前，中亚国家间划界工作已完成 96% 以上，取得如此显著成果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对“民族”与“族群”的概念有清晰的认识，民族主义势头在中亚国家有所减弱，即便时有民族情绪煽动，但并未产生实际影响力；二是划界工作未受到域外政治势力恶意干扰，与中东、南海地区的现实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三是中亚五国积极建立国际多元合作，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使中亚国家重新定位区域发展方向，理智思考现代国家的构建路径。

五 中亚边界的双重意义：国家主权与区域一体化

英属印度总督乔治·寇松勋爵曾说，“边界如同剃须刀的刀锋，涉及当代的战争与和平问题”^①。中亚国家内部陆地边界问题虽不至于引发战争，但也冲突频频，犹如星星之火。以苏联“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来看，中亚边界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沙皇时期，中亚被称为“突厥斯坦”，沙皇任命突厥斯坦省长（总督）负责治理该地区操突厥语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部落。1920 年苏联在中亚建立起布哈拉和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之后，中亚地区与俄罗斯联邦就形成了“援助－附属”的特殊关系，这种民族苏维埃的非成熟自治模式在封建宗法关系还未结束的情况下，只能依靠苏维埃政府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全力支持，带动社会主义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实际上当时整个中亚并没有“民族建国”与“民族自治”的需求。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划分突厥斯坦，并编制民族志地图，突厥斯坦省长官署的秘密工作头领柯恩建议把突厥斯坦分成五个自治共和国。这一方案一经实施，原突厥斯坦被划分开五个部分在新体制的“蛋壳”中被“孵化”成了五个名副其实的“民族”，也为后期五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构建奠定了基础。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独立个体构建诉求上升，内部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矛盾显现^②。实际上，早在 1924 年苏维埃各地方组织提出对土耳其斯坦、布哈拉和花拉子模必须进行民族国家划界的强烈建议时，中亚经济委员会主席帕斯库茨基在当时召开的突厥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突厥斯坦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塔

① [澳] 维克多·普莱斯考特、吉莉安·D. 崔格斯：《国际边疆与边界：法律、政治与地理》，孔令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2017 年版，第 7 页。

② 马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 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载《西北民族研究》2010 年第 4 期。

什干党务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不进行民族国家划界，应以“政治和经济团结”的合理必要将三个中亚苏维埃共和国联合起来的建议^①。这一提议内容包含着更多思考，也印证了当代中亚作为“迟到的”民族国家更有可能走上区域一体化的合作之路才能有效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

张娜教授认为，中亚国家复杂的边界格局成为引发该地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特别是飞地问题“所涉及利益关系之复杂，使该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②。《安全世界》将冲突问题与动态发展作为中亚区域的大背景，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边境地区冲突有日益严重之势。要解决此类冲突难度极大，除非各国可以通过合作和妥协达成更高效的边界划分……虽然有迹象显示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已经做好与邻国合作的准备。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中亚地区要发生深远转变是十分困难的”^③。事实上，对于典型“冲突论”的定调，在讨论边界冲突与争端的过程中，中亚地区执政者与关注区域发展的研究人员会忽略建立解决边界问题的合作路径。

中亚国家边界作为苏联的历史遗留，边界争端也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随着近五年内全球、欧亚与中东局势的大变化，中亚国家也在调整其发展方向，关于边界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划定符合现代国家构建的国界线、如何制定新型边界管理机制、中亚五国如何构建新型共生关系等问题，都是有关中亚区域发展的研究重点。中亚国家作为“迟到的”现代民族国家，五国间仍然存在着无法同步的差异性。随着全球格局的调整、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中亚国家领导人通过历史经验思考与现实需求，将解决划界问题视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也可谓收之桑榆。目前，中亚边界的现实复杂性依旧存在，在无法打破自然法则，完全以条约划界形式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下，将“边界意识”转化为“协作意识”对中亚现代国家构建可能是更为合理可行的道路。既是挑战，也是必然，中亚何去何从，仍待观察。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苏科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徐桂芬等译，商务印书馆第1997年版，第322页。

② 同上。

③ Craig Oliphant eds., *Central Asia at a crossroads: Russia and China's changing roles in the reg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Saferworld, 2015. p. 8.